

幽
默
书
房

最深刻的幽默，
是受了致命伤的
心灵发出的
宽容的微笑。

〔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 著

黄仲文 丁振祺 译

小镇艳阳录

Sunshine Sketches of a Little Town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小镇艳阳录

Sunshine Sketches of a Little Town

〔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 著

黄仲文 丁振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Stephen Leacock

Sunshine Sketches of a Little Town

Copyright © 1912 by Stephen Leacoc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镇艳阳录/(加)里柯克著;黄仲文,丁振祺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幽默书房)

ISBN 978-7-02-011405-4

I. ①小… II. ①里… ②黄… ③丁…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2943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邱小群

封面绘图: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6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05-4

定 价 38.00 元

前 言

艳阳、蓝天、平静的湖和俊秀的枫树，使加拿大的自然景色显得淡雅而又妩媚。在加拿大辽阔的土地上，尤其是在南部与美国接壤处，大小城镇星罗棋布。镇上的大街、教堂和商店，镇外的郊野、农场和乡村房舍，以及小镇居民生活中的各种冲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社会风貌。

一百多年以前，加拿大不过是一片粗犷的原野和一个落后的殖民地。由于移民拓荒者和他们的后代的艰苦劳动，它逐渐成为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加拿大最著名的幽默作家斯蒂芬·里柯克在本世纪初以此为背景，成功地写成《小镇艳阳录》。

《小镇艳阳录》以浓厚的地方风韵、逼真的人物描绘和独特的幽默讽刺吸引了广大读者。它成为加拿大家喻户晓的一部读物，成为加拿大文学中一本经典作品。加拿大人说，英国有狄更斯，美国有马克·吐温，加拿大有里柯克。

《小镇艳阳录》有十二章，其实是六个短篇故事。这些故事既可以分别成章，又前后相互连贯。第一篇描写玛丽波莎镇旅店老板史密斯在贩卖酒类的活动中化险为夷的故事。第二篇叙述理发师索普在矿业和地产的投机生意中先是暴发、后是亏空的经过。第三篇描绘小镇居民的一次游湖野餐的欢乐与险

遇。第四篇描写老牧师杜罗恩。他老朽无能，导致教堂债台高筑。虽经各方努力，问题仍无法解决。后来，终于有人放火把教堂烧了，他弄到一大笔保险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第五篇是银行职员帕普金与法官的女儿赞娜的恋爱故事。第六篇是本书的高潮。它描写玛丽波莎镇与该县竞选活动中的趣事、怪事和丑事。酒店老板史密斯耍弄手段，终于击败对手自由党，一跃而成为保守党国会议员。最后一章是尾声，作者通过故事讲述者的侃侃而谈，回忆童年的岁月，思念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家乡；小镇风貌，跃然纸上；所述情景，耐人寻味。

这些故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以及小镇居民思想上保守、狭隘、庸俗的一面。本书描写艳阳照耀下的小镇，讽刺小镇的所谓蒸蒸日上、歌舞升平。书中的情景、人物以及里柯克的幽默讽刺，似乎超越了国界。他的描述不同于辛辣的讽刺，更不是肆意挖苦，而是具有一种善意的含蓄的幽默感。因而，本书广泛地长久地得到流传，并被翻译为多种外国文字，里柯克也成为了加拿大享有最高国际声誉的一位作家。

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 1869—1944）出生于英国，六岁时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森姆科湖畔的奥里利亚镇。他是西加拿大公学（一所著名中学）的优等生，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多年，并任该校经济和政治系的系主任。在教学之余，他大量写作，出版了四十多部书，其中以幽默作品为最多、最佳。代表作之一就是这本《小镇艳阳录》。

里柯克于一九四四年病逝。

加拿大人民热爱里柯克。为了纪念这位著名作家，他的那座墙壁雪白的故居已成为里柯克纪念馆。他的故乡奥里利亚镇（书中的玛丽波莎镇）被称为“艳阳城市”。从一九四六年以来，人们设立了年度的里柯克银质奖，把它授给加拿大当年最佳幽默作品的作者。里柯克的主要作品，一直被列入加拿大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之中。

翻译《小镇艳阳录》，译者深感并非易事。由于同志们、友人们的鼓励，在该书英文原著问世（1912年）的七十周年之际，译者把它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译者愿借此机会向曾对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的同志们和加拿大、美国的友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多伦多大学教授弗兰克·W. 华特（Frank W. Watt）先生的指导表示特别的谢意。

鉴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谬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史密斯先生的旅店	1
第二章	杰弗逊·索普的投机生意	31
第三章	派西尔斯骑士游湖记	53
第四章	杜罗恩牧师掌管教堂	80
第五章	玛丽波莎的旋风募捐运动	101
第六章	小山上圣灵的灯塔	111
第七章	帕普金先生陷入情网	124
第八章	赞娜和帕普金命中注定的姻缘	139
第九章	玛丽波莎银行奇案	156
第十章	密西纳巴县的大选	177
第十一章	候选人史密斯先生	193
第十二章	尾声——开往玛丽波莎的列车	212

第一章 史密斯先生的旅店

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玛丽波莎^①。倘若不知道，那也无关紧要。如果你懂得加拿大，你大概会晓得十多个跟玛丽波莎一模一样的小镇的。

请看，小镇沐浴在艳阳之中，坐落在山坡之上。山坡从湖边往上陡升；湖从山脚向外扩展。湖边有一个码头，靠着码头有一艘汽轮。汽轮用两条缆绳系着，缆绳的粗细与露西塔尼娅号^②所用的不相上下。因为这是个内陆湖，汽轮没有特定的航务。这艘玛丽波莎美女号平日是不开航的，唯独在七月一日^③和女王生日^④才“巡回航游”。它载着派西尔斯骑士团和戒酒儿子会^⑤等社团的会友们，在地方人士自定禁酒和自定开戒的镇子^⑥之间巡回往返。

从地理方面说，这个湖叫威沙诺提湖。注入这个湖的河叫奥沙威比河。这就正如这个县叫密西纳巴县，玛丽波莎的大街

① 本书描写的这个小镇的名称，似与 Mariposa lily 有关。Mariposa lily 是美洲西班牙语，指一种美丽的多种颜色的兰花，形状像郁金香花。

② 一艘巨大的英国海轮的船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这里讽刺玛丽波莎的一艘小汽轮却用极其相大的缆绳，意指小题大做。

③ 加拿大在 1867 年 7 月 1 日被命名为加拿大自治领。7 月 1 日是自治领日，即国庆日。

④ 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国家元首是英国国王或英国女王。这里是指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1819—1901)，她的生日是 5 月 24 日。

⑤ 以禁酒、戒酒为宗旨的民间社团。

⑥ 根据镇上大多数居民的意见来决定本镇是坚决禁酒或者是容许卖酒的镇子。

也就叫密西纳巴街了。可是，这些名字是无关紧要的，人们才不那样叫呢。他们只消说这个“湖”、这条“河”和这条“大街”就行了。他们又总把大陆旅馆叫作“彼得·罗滨逊旅店”，把药房叫作“埃利奥特杂货店”。好吧，我想人人的家乡都跟我的镇子情况差不多，我用不着多啰唆了。

这个小镇，告诉你吧，有一条宽阔的街道。它从湖边开始往上伸延，通常叫作大街^①。大街的宽阔是毋庸置疑的。在规划玛丽波莎的时候，绝不像规划华尔街^②和皮卡迪利大街^③的人们那么鼠目寸光。那里真狭窄真拥挤啊！密西纳巴街可真够宽敞的了，即使你把杰夫·索普整座理发店扳倒放平，把它横在路面上，还够不着马路的中线呢。在这条街的上上下下，粗壮结实的杉木电线杆一根又一根地以彼此不同的斜度竖立着。上架着的电线，比通常发送横越大西洋海底电报的电信局的电线还要多哩。

大街上有好些顶呱呱的建筑——史密斯旅店啦，大陆旅馆啦，玛丽波莎饭店啦，还有两家银行（商业银行和兑换银行），且不用说一八七八年建造的麦克卡西大楼，格罗弗五金店和它楼上的共济会^④大厅了。密西纳巴大街和“小街”交叉的十字

① 大街（Main Street），北美洲的小镇都有一条主要的街道。街的两旁是商店、餐馆、旅店、银行、报馆、药房等。Main Street 又指小镇居民，他们的思想具有保守、狭隘和庸俗的一面。

② 华尔街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1653 年荷兰移民在那里筑了一道防卫墙。这条街又短又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的主要金融中心。

③ 皮卡迪利大街，英国首都伦敦的闹市之一，那里时装店、俱乐部、旅店、餐馆等林立，但街道并不宽敞。

④ 源于 18 世纪英格兰的一种秘密会社。

路口拐角处，是邮政局、消防队、基督教青年会和《玛丽波莎新闻邮报》报馆。事实上，目光敏锐的人一眼就可看出，这是公共机构的一片彼此争妍的景象，只有伦敦的针线街和纽约的南百老汇大道才能与它媲美。所有小街的两旁，枫树挺拔，人行道宽阔，小巧的花园修剪得十分别致，里面长着劲健的水芋兰花，房子带有庭前阳台。然而这种式样的房子，不少已经被改建成为具有意大利式长廊的住宅了。

粗略一看，暑天下午的大街景象是一片永恒的静谧，空空荡荡的街道酣睡在阳光之中。一辆马车停在格罗弗五金店前，系在拴柱上。史密斯旅店的老板史密斯先生的庞大身躯，十有八九出现在店门口的石阶上。他穿着花格子背心。往前几步，麦卡尼律师或许正到邮局去领取他下午的信件。杜罗恩牧师先生，那位英格兰教会的乡区牧师，刚刚开完母亲会，正回家去拿钓鱼竿哩。

但是，这种平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其实，懂内情的人知道，这是个人声鼎沸、熙攘繁忙之地。可不是嘛，在纳特利肉铺（于一八八二年开业）的地下室，起码有四个工人在机器旁忙着制香肠。在《新闻邮报》^①办公室里，则有更多的人在印刷各式各样的玩意。在长途电话局，四个姑娘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她们头戴钢质报话帽，嘴巴应接不停；她们被四方召唤，简直应付不过来哟！在麦克卡西大楼的办公室里，牙医

① 即《玛丽波莎新闻邮报》。

啦，律师啦，人人都已经脱掉大衣，准备随叫随到。此外，湖旁铁道岔口那里，一间大锯木厂在盛夏下午一连几个钟头不停地传来锯木声。

忙碌啊！是的，我想一点不假。问问这里的任何居民，玛丽波莎是不是一个人潮如流、繁荣兴旺的镇子吧。问问兑换银行的经理莫林斯吧。他每天十点半匆匆忙忙地从玛丽波莎饭店踉跄到他的办公室。尔后，整个上午，他就难得有空找商业银行的经理一道饮上几杯。再不，问问——好吧，问问镇上任何人，有谁可曾见过能比玛丽波莎更为蒸蒸日上的镇子吧！

当然，假若你是刚从纽约来的话，你就会受骗了。你的判断标准全是错误的。你准以为这地方倒蛮安静呢。仅凭史密斯先生站在那儿闭目养神，你就猜想他在昏昏欲睡。但是，在玛丽波莎住上一年半载，你慢慢就会明白了。建筑物会变得愈来愈高，玛丽波莎饭店愈加豪华，麦克卡西大楼直耸云霄，公共汽车隆隆地滚向车站，火车的汽笛尖鸣，交通频繁，行人都健足疾步。稠密的人群像漩涡似的在邮政局和五分一毛商店^①进进出出，熙来攘往，川流不息。讲到文娱消遣活动，好吧！听着，长曲棍球啦，垒球啦，旅游啦，歌舞啦，消防队的冬季舞会啦，天主教徒的夏季野餐啦，可多着呢！至于音乐，每逢星期三的晚上，镇上的乐团在公园里演奏；每隔一周的星期五，共济会的铜管乐队在大街上吹吹打打。此外还有玛丽波莎的四

① 贩卖零星物品或廉价商品的店铺。

重奏乐队啦，救世军^①的表演啦，举不胜举。可不是嘛，住上那么几个月，你会开始懂得，这里简直是个欢腾若狂之地啊！

说到镇子的人口，如果一定要拿出个数字，加拿大每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都定在五千人左右。但是，在玛丽波莎，众人皆知，这个数字不过是一个恶意忌妒的产物而已。在人口调查之后，《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社通常都认真地作一次重新估计，它根据不交付报费的订户的数字引申出相应的资料，把人口提升到六千。接着，《玛丽波莎时代先驱报》^②社把数字估计为六千五百。之后，丧事承办人，也就是替省政府搜集生死数字的那位殡葬工京哈姆先生，把他称之为“长眠者”的数字与他不大感兴趣的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们的数字比较一番，得出一个估计，认为活着的人仍有七千之多。此后，又有什么人算出足有七千五百云云。接着，玛丽波莎饭店的掌柜向全体在座的顾客们说，玛丽波莎镇的人口准有九千，看有谁敢跟他打赌。事情就这样敲定了。等到联邦的统计官员们又一次扑将下来普查时，人口数字已经靠近一万大关了。于是，这个镇子又不得不从头开始，把人口数字如此这般地再演算一遍。

不管怎样说吧，镇子欣欣向荣，这点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正如随便哪一个居民都会告诉你那样，连那条横贯大陆东西部的大洲铁路也穿过玛丽波莎哩。诚然，多数火车只在半夜经过，而且又不停站，一点不错。但是，在夏季万籁俱寂的不

① 一种民间组织。1865年创始于英国，以慈善为宗旨，做救济穷人的事。

② 即《时代先驱报》。

眠之夜，你可以听见西行直达列车经过玛丽波莎时发出的一声长长的汽笛声。火车咔吱咔吱地辗过转道铁轨，掠过信号灯。尔后，它跨过奥沙威比河上的高架栈桥，发出沉闷的冗长的轰隆声，逐渐地奔向远方。或者，在一个冬天的傍晚，那就更妙了。约莫八点钟的光景，你可以看见夜班快车。一长串的卧铺和餐车车厢向着北方的矿区风驰电掣地驶去。从车厢窗户透出的灯光闪闪烁烁，明亮辉煌。里面，雕花玻璃制成的餐具和雪白的亚麻台布晶莹夺目，洋洋大观。满面笑容的黑人侍者和下巴夹着餐巾的百万富翁像旋风一般在狂风暴雪之中一掠而过。

我可以告诉你，玛丽波莎的人们以这些火车感到自豪。虽然火车不在那儿停站，那又何妨呢！镇子处于铁路干线这一点就使他们感到沾沾自喜。玛丽波莎镇民的身价因而就比邻近的德坎色镇和尼哥斯镇的居民的身价要高得多。玛丽波莎人处于交通四通八达、生活绚丽多彩的摩登世界的气氛之中。当然，他们还有自己的火车——玛丽波莎地方短程列车。火车就在那边车场编组调度。它向南开往一百英里外的一个城市。这当然是名副其实的火车啰。那个旅客车厢的尾部竖着一个箱子形状的炉子，木柴是从炉顶添进去的。在火车头与旅客车厢之间挂着十七个松木平底车皮，这样，火车在调轨时就能够产生足够的冲击力了。

靠近玛丽波莎的郊外，农场为数不少，离镇子愈远，农场分布就愈为稀落，看起来也就愈为简陋。接着便是丛林、沼泽和北部郊野的岩石山峦。再往前看，虽然颇为遥远，你仍可隐

隐约约地意识到伐木山区郁郁葱葱的松林，它莽莽苍苍地向北方徐徐伸延。

并不是说这个小镇永远欢欣喜悦，永远在阳光中娇艳明媚。其实再没有别的地方像它那样随着季节的更替而改变特色了。在冬天的夜晚，它似乎是阴郁沉闷，昏暗无比。用木板铺筑的人行道上，踩上去霜雪嘎嘎作响。店铺窗户里的灯火暗淡朦胧。很早很早的时候，点的是煤油灯。如今，当然啰，用的是电，或者可以称之为电的东西。电是从十九英里外奥沙威比河下游的发电站输送过来的。可是，奥沙威比河的激流发出的电，不知怎么搞的，传到玛丽波莎那霜雪封窗的店铺里，再滤入小小的灯泡时，它又变成煤油灯一样，与先前一般昏黄，一般朦胧。

冬天过后，积雪融化，冰湖解冻，太阳高照。伐木的人们从林区下山。他们喝得酩酊大醉，七歪八倒地躺在史密斯旅店门外的人行道上——这就是春天时光。那时，玛丽波莎就活像一个凶神恶煞、险象环生的伐木镇。这种情景足以把外来者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不了解，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其实，不出多久，这些外貌粗莽的伐木山民是会改装易服的，他们会重新变回农民的啊。

之后，太阳照暖大地，枫树露绿成荫，麦卡尼律师便穿上网球裤子——这就是夏日时光。小镇成为一个避暑胜地。从城里来的旅游者络绎不绝。湖边的七所乡间别墅全部客满。“玛丽波莎美女”号彩旗如云；当它在码头起航时，它搅动了威沙

诺提湖的湖水，使之泛起白色的泡沫。在汽轮的甲板上，乐队高奏，派西尔斯骑士团的女儿们、姐妹们则翩翩起舞，其乐融融。

可是，好景不长。白昼逐渐变短了，游人先后离去了。茵草旁边的黄菊弯垂，接着叶尽茎枯，花凋花落。枫树先是火红斑斓，然后落叶纷纷。黄昏时刻，天色便已朦胧，股股寒气逼人。玛丽波莎十字路口拐角处阴沉沉。救世军围着一盏石脑油灯，提高嗓门，在那里忏悔罪孽——这就是秋天。就这样，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周而复始。在玛丽波莎的这种更替变幻，与别的地方大体所差无几。

好吧，如果你觉得对镇子已经相当了解，够得上与它的内在生活和动态同呼吸、共浮沉了，那么，请你在六月份的这么一个下午，从街尾走到大街的中段；或者，随你的便吧，反正都是一回事，从码头走到大街的中点，到达史密斯旅店。史密斯先生就站在门口。当你逐渐向他靠近时，你会意识到在你前面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史密斯先生的块头大（据纳特利肉铺的磅秤测定，他足有二百八十磅），也不仅因为他的装束（蓝底色的花格子背心、苏格兰方格花呢的牧人式裤子、灰色的带鞋罩的专卖皮靴，这一整套装束的配色显得有点标新立异）的缘故。他之与众不同，更不仅是因为他的杂色斑驳的硕大脸颊。无疑，这脸孔引人注目；它庄严肃穆，不露声色，令人无法捉摸，是一副天赐命定当旅店大老板的脸孔。远远不止这些。此人性格奇异，有一股强大的支配力，在不知不

觉中他就会把你迷住。在他的酒客们的心目中，他所处的地位，据我所知，在历史上恐怕只有拿破仑在他御林军中享有的威望（虽然略逊一筹）才能与之相比。

当你遇见史密斯先生的时候，一开头你觉得他活像一个穿着过分的海盗。随即，你开始意识到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那魁梧的身材令你惊讶。之后，你领悟到，倘若仅仅凭借观察他的外表去猜度他的内心世界，那注定是绝无指望的。比较起来，蒙娜·丽莎^①的面部表情可以一目了然；至于一般人脸上的神色，更像光天化日之下的小泥潭那么简单、肤浅。好吧，等你在他酒吧间喝过一杯，他又用你的教名来称呼你时，你会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跟旅店业的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打交道啊。

不谈别的，就拿史密斯先生头顶上方向外伸出的那块大招牌来说吧。上面写着什么东西呢？只是“约瑟·史密斯，店主”，仅此无他了。但是，这玩意闪烁着天才的光辉。前几任店主尽用皇家旅店、女王旅店、阿历山大利亚旅店等等俗套的名称。结果没有人不亏本。一旦史密斯先生买进这一旅店后，他直截了当地打出“约瑟·史密斯，店主”的招牌。艳阳之中，他站在招牌下方，以身表明，像他那么一个体重近三百磅的人，天经地义地该是旅店业的皇帝啊。

但是，今天下午却与往常不同。尽管阳光依然艳丽，镇上

①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绘的一幅世界名画。画中是一个含蓄地微笑着的妇女的肖像。她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复杂。

依然宁静，史密斯先生却表露出一副前所未有的、近乎无限关注和极度焦灼的神色。

千真万确，这是一个令人焦灼的时刻。史密斯先生正在等待着他的法律顾问的一封电报。法律顾问充当店方代表，到县城去叩见执照处的官员们。如果你对旅店业略知一二，你会明白密西纳巴县执照处官员们所作的决定的分量。比较起来，枢密院大臣们的那些意旨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罢了。

惹出风波的这件事是异常严重的。由于史密斯先生超过规定的时间卖酒，玛丽波莎法院曾对他两次判罚。这样，执照处官员就有权作出决定，吊销他的卖酒执照。

史密斯先生知道他的不是，而且直言不讳。他触犯了法律嘛。至于为什么竟然做出这种蠢事，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大凡这类犯法的事，事后总是被认为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他何以发疯到这种地步，在出纰漏那天晚上，竟然把店门关掉呢？而且偏偏把密西纳巴县的地区法官佩波利拒之门外呢？何况，对于酒吧按时关门这类事情，一向是由他史密斯本人根据省里规定的严明的执照法亲自掌握的，从来不曾委托过旁人代办。每天晚上十一点，史密斯先生准时会从“大厅”柜台踱到酒吧门口。如果酒吧间里顾客满座，人人又都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他就关门大吉。否则，他会稍微推迟，让店门再敞开若干分钟，以便凑够顾客后关门。但是，有一点绝不含糊：除非他确知佩波利法官和麦卡尼律师已经安安稳稳地在酒吧席中或在后边的会客室里，这位老板是从来不敢斗胆关门的。然而，